

往事钩沉



女子骆驼送炭队

王建章

每当听到电影《戴手铐的旅客》主题曲中的那句“耳边响起驼铃声”，我往往会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女子骆驼送炭队……

1968年至1972年，我在大同市南郊区口泉公社四老沟大队插队，此村与白洞矿毗连，常可看到该矿女子骆驼送炭的情景。行走在前面的是妇女，身后是用绳子牵着的骆驼。每一头骆驼驮着两大筐煤炭。每个骆驼队多则几个女子、十几头骆驼，少则一两个人、几头骆驼。骆驼脖子下面悬挂着铜铃，一路走来一路响，清脆悦耳的铃声传得很远。女子骆驼送炭队曾是大同煤海腹地、七峰山下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白洞矿两山夹一沟，平地少，路难行。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做饭取暖全用煤炭，矿上逐月按户定量供应。职工或家属到供销社交付购煤款后，站方会安排送炭的人员，确定送炭的日期。因住户分散，有些住房建在山坡，那起伏伏、狭窄崎岖、坎坷不平的道路车辆无法通行，对骆驼却并不是难事。

女子骆驼送炭队成立于1952年。拉骆驼的妇女几乎全是临时工，来自农村。虽为巾帼，却不让须眉，她们具有骆驼那样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送煤的前一天下午，她们要前往矿上运销站领取第二天的送炭任务。每天一大早出了门，先到骆驼房牵出这些庞然大物，然后来到矿上井口煤场捡

煤装筐。早去能捡上大块炭，去得迟只剩下小块，捡煤炭不但费工夫，而且苦累脏，还存在危险，有时伤及手指，但这些女汉子不会因此耽误工作。最艰辛的是冬天，天气寒冷用煤量增加，工作量加大，拉骆驼的妇女更是艰辛。穿得多行动不便，只能身着普通棉袄。有时气温骤降，凛冽的西风顺着山沟迎面刮来，犹如针刺刀割。尤其拉着骆驼走在结了冰的河沟里，手里紧攥着缰绳，小心翼翼前行，可骆驼难免有滑倒的时候，煤炭撒落一地。人们齐心协力把骆驼扶起，抚慰一番，再让它卧下，把筐子安放好，再将撒落的煤炭一块块捡起放入筐中，然后发出口令，骆驼站立起来，继续赶路。

骆驼并非没有脾气，发怒时会张开嘴向人喷水，弄得你满头满脸都是黏稠的液体，那气味实在难闻，恶心得人要吐！这里的冬天比市区冷得多，我们知青在外干活——修整农田、积肥、打厕所等，冻得人受不了。可以想见，那些拉着骆驼、顶风逆行的妇女，何等艰难。

送炭队最辉煌时有四五十头骆驼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大同矿务局在新平旺建起了住宅新区，白洞矿的住户开始搬离矿山，用煤户越来越少。2003年，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，女子骆驼送炭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岁月留痕

机关来了女文艺兵

周海德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各部队为了加强宣传队的建设，开始招收文艺兵。我们部队还特别为宣传队招收了几个演样板戏的女文艺兵。于是，“沙奶奶”“阿庆嫂”“李铁梅”“白毛女”走进了我们机关大院。

小周来自重庆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大脸盘，大眼睛，一头黑发盘在后脑勺上，一看就是活脱脱《沙家浜》中的沙奶奶。她一天到晚笑嘻嘻，不但有一副好心肠，而且有一双巧手，能用塑料线编织各式各样的杯套，请她帮忙的人络绎不绝，而她差不多都有求必应。她喜欢来我们宣传报道组玩，一边听大家天南地北地侃侃，手里一边不停地编她的杯套。一天，副政委来到我们报道组，见小周坐在那里编杯套，脱口就说：“沙奶奶，能不能帮我也编织一个呀？”小周听后，站起来杵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廖组长机灵，忙打圆场说：“首长，你老领导叫小字辈为沙奶奶，把人家吓着啦。”副政委忙解释说：“哎呀，大家背后都这么叫，我怎么不分场合呢？对不起呀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也怪你这姑娘演得太像沙奶奶啊。”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从青岛来的小何文静矜持，不苟言笑，可一旦进入角色，仿佛就是另外一个人，把个《沙家浜》中的阿庆嫂演得惟妙惟肖。她喜欢天蒙蒙亮便起床，到机关旁的小河边去练功。组织干事小郭爱好早

起跑步，两人有时会在小河边相遇。小郭出身于军人家庭，不仅英俊潇洒，而且聪明好学，多才多艺。慢慢两人熟悉了，并互有好感。可是，那时部队有规定，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。这哪难得住“阿庆嫂”，她把戏里的“春来茶馆”开到组织科长家，一个把情书交给科长爱人，再通知另一个人去取，秘密交往两三年，科长竟蒙在鼓里，不知道他的家成了“地下交通站”，直到后来小何推荐上了军医大学，大家才知道他们是一对。

北京姑娘小王是她们几个当中年龄最小的。尽管她处处装成一副大人模样，但总是掩藏不住身上的稚气，一到过年过节，总要躲在房间里哭一阵子鼻子，原来是想爷爷奶奶了。也难怪，她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隔代亲啊。

别看她年纪小，可人小志气大，1975年川东发生特大洪水，部队奉命前往抢修襄渝铁路，她坚决要求上一线。到抢修工地后，她拿着个手提喇叭，沿线做宣传鼓动工作。战士们听说《红灯记》中的李铁梅来了，小喇叭响到哪，哪里就掀起了抢修新高潮。那些日子里，她嘴唇开裂了，水里泥里摔了无数次跤，但从没叫苦。当地《通川报》记者感动了，采访她之后，专门写了一篇通讯——《襄渝线上喇叭花》。

难忘时刻

掏鼠洞

刘琪瑞

早年，农家日子穷苦，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季，农家粮囤渐浅，有些户家基本空了，可田里的麦子还刚刚返青，到收获的季节还远着呢。所以很多人家都去挖野菜、做菜粥，或者半糠半菜，穷将就着对付饱肚子。还有一些人实在饿极了，打起了老鼠的主意，到土山上掏耗子洞，看看能不能从老鼠那儿打劫，鼠口夺粮，救救急。

那时，有个看护生产队场屋的瘸子二爷，掏鼠洞很在行，我都是跟他学的。瘸二爷经常带着我，扛着一把铁锹，拎一根铁钎子，到山上掏鼠洞。瘸二叔眼睛很毒，他能分辨出哪儿的鼠洞里藏粮食。

我们到了山上，发现附近有鼠洞，先用铁钎子在它洞口背阴的一侧，一下下使劲向下扎，如果“咕咚”一下扎漏了，老鼠存粮食的仓库就找到了。这时候用铁锹挖开，会发现藏有好多黄豆、稻谷、玉米。

记得有一年刚过完年不久，家里的粮食所剩无几了，看着母亲天天唉声叹气、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提出去山上掏鼠洞，碰碰运气。母亲将信将疑，

随着我和大弟一起去，我们从山坡到山顶，用铁钎子一遍遍地扎，掏得腰酸背痛，却收获寥寥，拢共掏出来几把秕稻谷和玉米。母亲很满足，脸上现出了微笑，因为这少许粮食淘洗干净，磨碎了加上野菜做粥，可以对付几天呢。

可我却想着掏得更大的收获。忽想起以前瘸二爷说的一处小山岗附近应该有大鼠洞，我们转战到那儿。又是扎又是挖的，捣鼓了半天，忽地“咕咚”一声现出一个宽大敞亮的洞穴，好家伙，里面一堆堆藏满了粮食，有稻谷、玉米、瓜干，还有一大堆麦子，我们喜出望外，大弟高兴得直蹦。

收拾完粮食，足足有十几斤，我们哼着歌儿正要凯旋而归，忽见一只挺着大肚子的老鼠，领着三四只小老鼠，在我们前方一字儿排开，一只只冲着我们前爪抱拳，似作揖磕头状。母亲动了恻隐之心，让我给这窝老鼠留出一些粮食。大弟首先不同意，好不容易掏来这么多细粮，磨面蒸馒头，或磨稻谷做干饭，总算解解馋，也给怀孕的母亲补充营养，多好啊！

母亲眼尖，指着那只煞有其事作揖叩头的大老鼠，惊奇地道：“你们看那大老鼠是母的，肚子都显出来了，一准怀了小老鼠，好像快要生了……”母亲说着说着，声音不由发颤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。

我马上明白了母亲的心情，喃喃道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带走一半，给它们留一半……”

一件小事

报到趣事

杨进升

1961年9月，我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，与数学系的郭德光、外语系的韩仲书等人，一同分配到太原二中任教，并要求月底前到工作单位报到。当时，由于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市内的公交车皆因汽油短缺行驶很不正常，时有时无，而地处南郊晋源镇的太原二中尚未通公交车，我们该如何去报到呢？实在令人发愁。无奈，我们只得去找母校帮忙。我们得到的通知是：“三日，有两辆卡车去化肥厂拉煤，可以将你们捎到罗城，那儿离晋源就不远了。”我们只好如此。

9月19日上午，我和郭德光二人乘坐学校的拉煤车到了罗城。与二中的石校校长电话联系后，他派了高中班的两位学生，一个叫马顺生，另一个叫张万顺，各推着一辆自行车来接我们。我们边走边聊。路经风峪沙河时，因河上无桥，河里又流淌着山水，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踩着水中的石头过河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滚石，身子不由地晃了两下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了河里。幸亏河水不深，只将裤腿湿了一大截。

过了乱石滩，就是晋源城。正好碰见石校长要去市里开会，他告诉我们：“到校后先去教导处找常教导员报个到，他会把你们送到住处的。”他走后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，常教导员，常教导，不知咋的，忽然突发奇想，究竟是常教导，还是长教导呢？说不定就是长教导，个子高高的，瘦长瘦长……想着想着，我们便到了学校。岂料进了教导处，看到站在办公桌旁的却是一位个子不高、身材微胖的女同志。我料定她不是“长教导”，便主动上前问道：“同志，请问长教导在吗？”只见她抬头望了我一眼，笑眯眯地说：“长教导不在，圆教导在！”

“啊？”我不禁楞了一下，心想这位女同志真逗，初次见面就和我开玩笑，于是我也大胆起来，望着她那胖乎乎的身材半信不信地问：“那么，你就是圆教导了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圆教导，我是方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里间的房门开了，走出一位面庞圆润的漂亮女士：“我是袁教导，你们是新来的老师吧，请坐！”说着就忙着给我们倒水。之后她便出去找常教导了。她走后，我坐在办公桌旁越想越觉得好笑，这个学校的配备真有意思，光教导处就有一个“长教导”，一个“圆教导”，还有一个“方教导”，搭配得如此齐全，而又充满幽默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我正在悄悄地发呆，不料“长教导”和“圆教导”已相随走进教导处。虽说“长教导”个子不高，人也不瘦长，但办事却很干练，不一会儿便为我们办完报到手续，并把我们都送到了住处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“长教导”叫常水明，“圆教导”叫袁曼娜，而那位姓方的女士则是校医室的方珩珍护士，那天正巧去教导处办事，这才为我们的报到增添了更多的幽默色彩，至今让人难以忘怀！

非常经历

半夜遇狼

孔繁贵

这是60年前，我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。今年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那年，我刚20岁，年轻人么，胆子一般比较大。平时夜里行路什么都不怕，可这一次例外，下了夜班，回家路上竟遇见一条大灰狼，那是吃人的野兽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！

195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淅淅沥沥的小雨刚停，天空还是阴沉沉的，漆黑一片。这天我上夜班，12点下班，到食堂吃完饭，已12点半了。从厂区到集体宿舍路上需步行40分钟。路上经过享堂村、矿机宿舍、牛奶场，这一段路上有路灯，还算好走。当一过涧河铁路桥往北，就没路灯了，如果遇上雨天，夜里行走，更是漆黑一片。当我刚过了铁路桥不远（现在太原动物园西侧河槽中）就看见十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两个蓝光点向我慢慢靠近，在漆黑的夜里，就像两盏小灯泡一样。

当它距离我三四米的时候，我看清了，这是一条大灰狼。跟小时候在老家地里干活时见过的一模一样。这时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没想到狼也停住了，我在看狼，狼在看我，与狼僵在了这里。这么近距离地看见一个吃人野兽，非常恐惧，心一直在怦怦地跳个不停，头发也竖起来了，三更半夜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总不能老待在这儿不动吧。于是大着胆子往回家的方向北边走，一边回头紧张地观察狼的动静。奇迹出现了，狼一边看我一边往南走，我想狼也害怕我收拾它。看到狼走远了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，这时狂跳的心稍微平静下来。然后，一口气跑回宿舍，把遇狼的事告诉了同宿舍的人，他们都说我胆子大。其实哪里是胆子大，是因为根本没办法。

